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兩舖賣藥酒

話說眾人正在飲酒時，濮天鵬弟兄進來，與眾人見禮之後，在鮑自安耳邊說道：“打探明白，王倫升的是金陵建康道。不敢走水路，懼怕我等，抄旱路而來。明日即到龍潭，從浦口過江。”鮑自安聞聽此言，不覺大喜。向董超道：“差官，不要著急了，此人明日即至此地；再任一宿，就可同行。”董超問道：“此係何人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此即吏部尚書的公子王倫也。原是嘉興府知府，今升建康道，明日從此路過。”又將王倫與賀氏通奸，並同鬧嘉興之事，再說了一遍，“我原許任正千活捉奸淫，故欲踐前言，而不失於朋友也。”董超方纔明白。鮑自安又分付濮天鵬，多差幾個遠近打探，不時來報，莫要讓他過去了。濮天鵬領命，將听差之人差出十個前去打听。這邊席上，因有此事，大家都不大飲酒，連忙用飯。吃完之後，鮑自安自去分付差人等。余謙上前問道：“徐大爺幾時來此？”徐松朋長嘆一口氣道：“自你主僕去後，我上莊收租。過了十八九日回來，樂冤家播臺也拆了，並無個動靜。家中過了兩日。那日早飯之後，縣內听事吏持了張老爺的名帖進來請我。我問請我何事？听事便道：張老爺有一個公子，欲棄文就武，請我為師。我想在家與樂鑑萬這廝鬥氣。且往縣內躲一躲是非。遂騎了一匹牲口，同听事進了衙門。二堂之上，站立有百十多人，我亦當是書役站班，不以為意。孰知眾人見我一到，即把宅門一關，背後跑出數人，將我捉倒，上了手銬腳鐐，吆喝一聲，將我帶過，問我：‘怎的相留大盜熊鐵頭、方郎等數人，打劫甘泉山下吳仁輔家？采其妾之花？’我道：‘武生絲毫不知，老父母何出此言問我也？’老張道：‘你同伙之人已被捉獲，說與你是結拜過的同盟兄弟。因路過，至你家看望，被你留住，晚間方動得手。連你與他交拜庚書名帖，皆是在此，你如何推作不知？’我說道：‘老父母將強盜提出，武生與他對面口供。’老張遂發監票，提出八九個強盜。熊鐵頭、方郎那兩個狗頭好生利害，未曾到堂，就大叫道：‘老大你休快活，我們扳你出來，祇是恨你狠心薄。所劫財帛，你是雙份；淫奸女娘，是你受用。我等被捉多日，你毫不相顧，亦不來看望。昨日受刑不過，說出你來，與我共受此苦！’我與他分辯，他一口咬定不饒，老張信以為實。因我是個武生，未曾詳去前程，不能妄動大刑，把我收禁牢中，就通報詳革，方纔嚴審；我入監之後，有個禁子，他平日受過我的恩惠，各事照應，及無人之時，低低的告我道，樂鑑萬家門客華三千，用二百兩銀子暗地買通馬快頭役馬金，分付強盜熊鐵頭相攀；又恐本官不信，華三千暗開你的庚帖與他為憑，到今日有此禍也。我方知道是樂鑑萬買盜扳害，大為焦躁。不料我大娘叫徐一到龍潭通信與鮑老爹，鮑老爹前日到揚州反監劫獄救出我來。料揚州不能居住，將細軟物件打起包裹，家人奴僕各把幾兩銀子，令各歸其家，我攜同大娘連夜奔此。”余謙方知徐大爺來此之故。又問花老爹、任大爺是幾時到此？花振芳道：“前日將老太太並桂小姐請至山東，恐怕你大爺認以為真，有傷身體。住了七八日，攜同任大爺自東路來揚州，相請你大爺。因在路陰雨阻隔，昨晚纔到揚州。到徐大爺府上一看：大門上朱筆封條鎖著。訪問鄰人，方知被人誣害，今反了獄，連家眷都逃去了。我料必是鮑老相救，今日纔過江來。”你談一陣，我稱一番，天已夜暮，大家安臥。

次日，俱各起來。探事的人不時報信，一個說：王倫已到某山；一個說：王倫已至某鎮。鮑自安令濮天鵬在江中預備下大船八隻，將家中細軟物件，著人運到。凡值錢的桌椅條臺缸甕各物盡皆上船，帶到山東住家好用。又說道：“但願他臨晚至此，省得我多少手腳。”又著三十個听差之人，各持烏槍長叉，扮作打獵人模樣；又令四人拿了四面銅鑼，等王倫來時鳴鑼吆喝道：“此去有三隻大蟲傷人，夜間不可行走！”逼住他以便動手。遂向花振芳道：“此地沒有歇店，又無人家，王倫必借三官殿做公館。他今現任之官，自然轟轟烈烈，建康自有長班，嘉興定有送役，連他家奴僕等人，我諒他有百十餘人。動手時雖不怎樣，到底人多礙手。我今與你分作兩路去成事，令人在三官廟不遠山崗之上，搭起兩個茅篷，把好酒抬去五七罈，那話兒藥帶過兩包；你領徐大爺夫妻並小女小婿四個人。分作兩舖。女將掌櫃，輕輕的價錢，大大的盤子。那跟隨王倫來的人，走得饑餓，自然來買，在店來飲著下藥酒，發作後提進廟來，弄倒幾個是幾個。我同巴家四位賢弟、任大爺、余大叔、董差官、濮天鵬，在三官殿專捉王倫、賀氏，方得妥當！”眾人起身道：“好！”鮑自安叫人在三官店北首三官崗上，搭起兩個茅篷，又叫女兒、徐大娘，各自收拾，諸事齊備。天將下午時候，打探人來稟道：“王倫離此祇得三十餘里了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他後至此，天已日落，正在住宿時候！”連忙捧出酒罈，眾人飽食一頓，夜間好動手。比及日落，個個暗藏兵器在身，出了莊門，奔三官廟的奔三官廟，奔茅篷的奔茅篷，各行各事。

且說鮑自安領眾進了三官廟，消安師徒相迎，分賓主坐下獻茶。消安問道：“諸位檀越從何而來？”鮑自安道：“長者亦知，兩鬧嘉興，未得其人，今日王倫升任建康道，自旱道而來，少刻即至。特來此地等候！”消安聞聽此言，道聲：“阿彌陀佛！冤仇可解而不可結。論王倫其心奸惡，今應捉拿。但任檀越既然巨富，何愁無佳偶，而反贖妓女為妻？不慎於始，故有此侮。於今諸事，祇悔當初。諸檀越不來。貧僧不知，貧僧也不敢深管；今既告訴貧僧，貧僧出家人以好生為念，在諸檀越前，乞化此二人，放他過去吧！”任正千道：“此乃在下傾家殺身之仇，既相逢，豈能輕放！別事無不遵命，此事斷乎不能！”消安聞他不從，就有幾分怒色。鮑自安極其捷便，乃道：“消安長老從不輕易乞化。今既乞化，任大爺亦不必著急，就放他過去罷了！”消安見鮑自安應允，諒任正手無能為也。乃曰：“謝諸位檀越莫大布施，貧僧無以為報。”命黃胖獻茶相敬。不講眾人在廟伺候。

且說王倫一眾行至龍潭，天色日落多時，意欲趕浦口住宿。正行之間，祇見三個人一班，五個一班，有二十多人，各持烏槍長叉，似乎打獵之人，不以為意，仍令人夫前行。忽听得鑼聲響亮，又听吆喝之言道：“行路客商聽見：此地有三隻大蟲，夜夜出來，傷了無數行人。早些歇住，不可前行。倘若見你，性命休矣！”眾人听得有有三隻大蟲，盡皆大驚，一個個都將腳停住。王倫也聽見，道：“我有百十餘人行走，就有大蟲亦早避去，怎敢前來相傷！”賀氏在轎內道：“凡事謹慎，方無差錯。既說有虎，虎雖不能相傷，遇見他也怕人了！”王倫听了此言，因他膽小，恐驚嚇著他，問道：“此地可有什麼旅店可住？”內中有一個腳夫，此地甚熟，他已走得困了，恨不得一時住下，聞得老爺相問，連忙應道：“此地有一個三官廟，房屋甚多，盡可做公館。”王倫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令班頭先至廟中，說那主持知道預備。班頭領命前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